

趙公明曾任「瘟神」元明轉職「財神」

文苑英華

明代神魔小說《封神演義》中，商朝太師聞仲曾經請來一個「最強外援」對付西岐陣營：他一出場，便憑藉法力，把西岐陣營及姜子牙的重要助力「闡教十二金仙」打得潰不成軍，一度把西岐陣營逼到死角；他的戲份不及哪吒、楊戩那麼多，但絕對很「搶戲」；他的「神格」更是由「負」轉「正」，成為「國民財神」——他就是趙公明。

《搜神記》載為「鬼將」

晉代干寶所著的《搜神記》最早記載有關「趙公明」的故事。不過，這裏必須先說明，《搜神記》的「趙公明」與《封神演義》的「趙公明」未必是同一個人物，也可能只是同姓同名，只是今天已無從考證。

言歸正傳，在《搜神記》卷五，有一段記載：散騎侍郎王佑重病垂危，夢中有神靈來訪，自稱是趙公明府上的參佐。後來王佑大病痊癒，剛好看到流傳的妖書，發現上面記載：「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、鍾士季各督數鬼下取人。」顯然，《搜神記》所載的「趙公明」的神格就是專司勾命的「鬼將」，而其職分應為中層管理，因為他手下有一些「鬼差」擔當「前線工作」。

事實上，在幾乎同一時代，還有一個「趙公明」，專司「行瘟疫病」之職。在《太上洞淵神咒經》（成書年代約自西晉末至五代，核心內容多為

六朝時代）卷十一中，有一段記載：「又有劉元達、張元伯、趙公明、李公仲、史文業、鍾仕季、少都符，各將五傷鬼精二十五萬人，行瘟疫病。」而「趙公明」與「鍾仕季」（《搜神記》作「鍾士季」）正是《搜神記》提及的兩位人物，因此，很有可能「趙公明」作為司職索命的形象，在當時已經形成。

此後輾轉演變，大約到了元明之世，「趙公明」的「神格」有了明顯轉變。在成書於元末明初的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》（卷三「趙元帥」條）中，「趙公明」的「神格」有了跨越式轉變——他由「行瘟」、「勾命」的「鬼將」轉為「解瘟保泰」與「護法神」，並首次出現「賜財」職能。原文寫道：「驅雷役電，喚雨呼風，除瘟剪瘡、禳災」，又有：「公平買賣求財，公能使之宜利和合。但有公平之事，可以對神禱，無不如意。」

顯然，此時「趙公明」的形象已經轉變，這也為後來更為流行的《封神演義》中的財神屬性打下了文獻基礎。

事實上，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》還記述了「趙公明」是「終南山人也。自秦時避世山中，精修至道，功成」。因篇幅有限，容後再述。在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》之後，《封神演義》以演義小說的手法，把「趙公明」的「神格」定型為「國民財神」。「趙公明」遭「釘頭七箭書」暗算而隕落後，最後在封神台上受封。姜子牙宣讀太上元始天尊的救命，敕封其為「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真



●圖為西安周至縣趙公明財神景區，門口立有趙公明塑像。 資料圖片

▼福祿財神紙馬，描繪財神趙公明手持法器跨坐於黑虎之上的形象。

資料圖片



君」。這個封號在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》中已有，原為玉帝敕封的「正一玄壇元帥」，意思相類，但《封神演義》更上一層樓。

另外，《封神演義》更寫道：「（趙公明）率領部下四位正神，迎祥納福，追逃捕亡。……招寶天尊蕭升、納珍天尊曹寶、招財使者陳九公、利市仙官姚少司。」「趙公明」麾下四位正神的職司為

「招寶」、「納珍」、「招財」、「利市」，皆與「財富」相關，因此，趙公明在民間信仰中便順理成章地成為統帥天下財寶的「財神爺」。

●葉德平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「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」課程統籌主任、「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」副總監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

社區體驗啟迪青年 躬行體悟家國情懷

——解讀特區政府地區「工作影子」計劃的時代深意



投稿

「立身立德，知行合一。」青年的成長，根植於知識的積累，更成就於實踐的浸潤。堅定的價值信念、深厚的國民素養與清醒的安全意識，是青年邁向成熟的必備修養，亦是香港穩步實現良政善治、持續由治及興的長遠基石。

特區政府順應青年發展趨勢，依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新一份施政報告的政策部署，推出全新地區「工作影子」計劃，為全港青年提供溫和、務實、貼近民情的基層體驗平台，讓青年在真實的社區場域中拓展視野、涵養心性、積澱擔當情懷。

該計劃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統籌推行，將於2027年正式開展，全港設180個體驗名額，全面覆蓋十八區。不同於一般實習着重於職務執行，計劃以跟隨觀察、近距離體驗、沉浸式感悟為核心。參與青年可走進地區治理前線，旁聽區議會及地區委員會會議，跟隨民政團隊、地區「三會」及關愛隊參與社區服務，跟進民生個案，觀察地區協作流程，親身認識香港基層治理的運作模式與服務內涵。

這一社會實踐平台，為青年的價值觀教育提供實質的延伸場域。教育局一直透過學校課程，循序培育青年仁愛、包容、負責任、樂於服務的正向特質。「修身而後齊家，齊家而後治國。」良好的品德與社會責任，源於日常點滴的體察與付出。

青年走入社區、親近街坊、參與關懷服務，

能夠在真實的人際互動中培養同理心，建立客觀持平的社會認知，將課堂所學的正向價值，逐步內化為穩固的個人品格。

與此同時，計劃為青年的國家安全教育，提供課堂以外的重要實踐補充。《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（2025）》幫助青少年建立扎實的國家安全知識基礎，培養正確的國家觀與安全觀。學校課程築牢青少年價值根基，「工作影子」計劃則承接校園培育成果，讓年輕人把抽象的治理認知，延伸至真實的社區治理場景。

國家安全教育應幫助年輕人理解社會穩定、民生安寧與國家安全的內在聯繫。地區治理涵蓋環境優化、鄰里互助、民生支援、地區協調等日常工作，穩固社區秩序、回應民情訴求、維繫社會和諧。年輕人近距離觀察前線人員處理事務、協調資源、回應民情的完整過程，細緻體會「上情下達、下情上報」的治理機制，自然建立清晰認知：有序的基層治理、穩定的社區環境，是社會繁榮安定的基礎支撐，也是國家安全最貼近民生、最接地氣的體現。

計劃秉持特區「優中選優、德才兼備」的長遠培育原則，成為地區治理人才體系的啟蒙入口。計劃以普惠性體驗為主，給予青年無壓力、重感悟的成長空間，讓不同背景、不同志向的年輕人，都能走進公共事務場景，積累社會歷練、拓

寬思維視野，養成務實、冷靜、負責的處事心態。

「青衿之志，履踐致遠。」青年對家國的認同，始於親身體察；對社會的擔當，成於躬身力行。這項全新的地區體驗計劃，讓校園累積的國民素養、價值觀念與安全意識，在社區實踐中落地生根。期待更多香港青年把握機會、走進社區、體悟民情、感受治理，在溫潤持久的歷練中成長為有格局、有溫度、有擔當的新一代，以青春之力守護家園、服務社會，助力香港長治久安、穩健前行。

●金夢瑤 香港教育大學國學中心聯席總監、地區青年發展及公民教育委員會（深水埗區）委員、香港教育專業發展促進會常務理事



●青年走入社區、親近街坊、參與關懷服務，能夠在真實的人際互動中培養同理心。圖為關愛隊在社區舉辦活動，為社區居民送溫暖。 資料圖片

清初曆算雙璧 照亮中國「科學曙光」

文化淺談

隨著西方科學思想的傳入，明末清初湧現出了一批科學家，享有盛名的天文學家、數學家王錫闡與梅文鼎，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。可惜王錫闡早逝，梅文鼎又成名較晚，兩人始終未曾謀面。不過，這兩位在學術傳統和研究取向上有許多相似之處的科學家，卻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。

王錫闡（公元1628年至1682年），字寅旭，號曉庵，蘇州吳江人。王錫闡考究中西曆法得失，首創精確計算日月食的方法，並創立金星、水星凌日的計算方法，著有《曉庵新法》、《五星行度解》等十多部天文學著作。

王錫闡是江南明代遺民中的突出人物，明亡後，他一直懷念明朝，先後絕食、投河以求殉國。獲救後，在自傳《天同一生傳》中，以「帝休氏」自稱，滿懷亡國傷時之痛。他放棄科舉求仕之路，隱居鄉間以教書為業，致力於學術研究，過着窮困潦倒的生活，終身為貧病所累。身後悲涼孤寂，遺稿大半散佚，幸得一些摯友、學生搜集整理，才保留了部分著作傳世。

雖然王錫闡至死都不與清廷合作，但他的學說卻被清廷所重視和接受。王錫闡以其深厚的曆算造詣提出「中學西竊」之說，對梅文鼎產生了影響。在此基礎上，梅文鼎提出「西學中源」之說，成為康熙帝欽定的御制理論之一。

梅文鼎（公元1633年至1721年），安徽宣城人，字定九，號勿庵，與王錫闡並稱「二庵」。梅文鼎自小喜歡觀察天象，熱愛天文曆



●江蘇省蘇州市的王錫闡紀念館 網上圖片

算，並接受西方的科學知識。他系統地考察古今中外各種曆法，重點辨析元代授時曆和明代大統曆的異同，校正其中的錯誤數據，詳細解說其重點與難處，開闢了後代學者通過大統曆來解讀授時曆的研究途徑。

梅文鼎在研究傳統數學的同時，大力介紹西方數學，在中國科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一生著作有八十多種，包括《梅氏曆算全書》、《古今曆法通考》等。康熙年間，梅文鼎受重臣李光地邀請進京撰寫《曆學疑問》，並因此

被康熙帝注意到他的才華。一介布衣書生終於得到揚名天下的機會，成為當時「曆算第一名家」。

梅文鼎成名相對較晚，因此王錫闡現存的文集中，並沒有王錫闡評論梅文鼎的文章。但梅文鼎對王錫闡的學術成就尊崇備至，與王錫闡的幾位弟子、友人均有交往，並曾經受邀整理王錫闡的遺稿。梅文鼎在整個學術生涯中，始終保持着對王錫闡遺著的關注，並且把王錫闡當作學術上的良師益友。

各造其極 難可軒輊

王錫闡與梅文鼎經常被後人並稱為中國天文曆算學的先驅，大學問家阮元（公元1764年至1849年）主編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科學家傳記《疇人傳》，評論二人說：「王氏精而核，梅氏博而大，各造其極，難可軒輊也。」王錫闡和梅文鼎代表了清初科技文化的繁榮，同時也是傳統科技思想發展的最後一個高峰。兩人既借鑑、引入西方自然科學知識，又扭轉了明清之際盲目信仰傳教士傳入的西洋曆法的學界風氣。他們以獨立的科學精神，自主展開天文學和數學的研究，由此被清末梁啟超稱為中國「科學的曙光」。

可惜自康熙末年開始，一方面清朝統治階層對科學的態度日趨保守，西學傳入逐漸式微以至中斷，科學技術的發展受到阻滯；另一方面，知識分子大多醉心於八股科舉，使中國近代化進程延誤了二百多年。

●緩園 深中學中史科及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。

文自由戲

不設標準答案 讓古詩重新呼吸

閱讀古典詩詞，本應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真誠對話。但在中學的課堂裏，詩詞往往

不自覺地變成了教科書上刻板的「標準答案」。一首詩的主旨與情感，被牢牢釘在註釋裏；在這種應試的框架下，詩歌失去了呼吸的空間，學生也失去了感受的自由。

要打破這層隔閡，讓古老的字句在年輕的心中重新跳動，我們需要回到中國傳統文論中一個極具包容性的觀念：「詩無達詁。」

詩無達詁 留白生輝

這四個字，意味着詩歌並沒有絕對、單一的解釋。同一首詩，不同的人生閱歷、不同的心境，自然會生發出截然不同的感悟。將「詩無達詁」帶入語文教學，並非鼓勵學生脫離文本胡亂解讀，而是把閱讀與感受的權利，真正交還給他們。當詩詞不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選擇題，學生的理解才能從生硬的背誦，走向真實的共鳴。

我們不妨以杜甫的《登高》為例，看看這份「不設標準答案」的自由，能為學生打開怎樣的視界。

《登高》作於大曆二年，當時的杜甫身處夔州，年邁多病。傳統教學往往會直接給出定論：這首詩抒發了詩人長年漂泊、憂國傷時的悲壯之情。這固然是準確的解讀，但對於十幾歲、生活在安穩歲月裏的中學生而言，「萬里悲秋」實在太過遙遠，於是杜甫在他們眼中，就只是一個滿腹牢騷的遙遠老人。

然而，當我們以「詩無達詁」的態度重新翻開這首詩，課堂的樣貌便會全然不同。

當讀到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」時，不妨讓學生先放下筆記，說說自己的直觀感受。心思細膩的學生，或許會聽見落葉的哀鳴，看見在無盡的時空面前，人類生命的短暫與渺小。這種無力感，契合了傳統文學中的「悲秋」命題。

不過，一定也有學生不會感到悲涼。他們或許會覺得，這幅畫面其實磅礴壯闊。那滾滾而來的長江水，蘊含着不可阻擋的生命力；那紛紛辭樹的落葉，是自然規律最壯麗的展現。杜甫縱然窮困潦倒，但他眼底的風景、筆下的氣魄，依然能勾勒出如此雄奇的宇宙圖景。這本身，難道不是一種超越了個人苦難的強大力量嗎？

在這裏，兩種感受沒有對錯之分。當學生發現自己與眾不同的直覺被接納時，他們就不再是課堂上的旁觀者。他們會漸漸明白，杜甫的偉大，不僅在於他寫出了自身的悲，更在於他用文字撐開了一個宏大的空間，讓千百年後的讀者，都能在其中安放自己的情緒。

杜甫登高亦有英雄色彩

再看頸聯「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台」。若按既定的教法，這不過是疊加了空間上的遙遠、時間上的久長，以及多病作客的種種客觀悲苦。但在「詩無達詁」的視角下，我們可以引導學生去留意那個微小卻倔強的動作——「登台」。

既然已經老病交加、悲痛欲絕，為什麼還要拖着病體去登高？經過思考與討論，學生往往能在一層層的悲苦中，解讀出一種近乎悲劇英雄的韌性。那「獨登台」的背影，不再只是一個孤苦老人蹣跚的背影，而是一個不屈的靈魂，在命運的重壓之下，依然選擇站到高處，去直面凜冽的秋風。

對於十幾歲的學生而言，他們或許還沒有足夠的閱歷去承載「百年多病」的沉重。但自由的解讀，允許他們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去觸碰文本。哪怕只是一次不被理解的委屈，或是一份青春獨有的落寞，都能在那無邊的秋風中找到安放的角落。詩人與少年，在這一刻達成了默契。《登高》不再是一行行需要默寫的墨跡，而成為他們在面對人生風雨時，一份可以靜靜回味的底氣。

「詩無達詁」在教學上的意義，說到底，在於留白，讓學生以一種從容的態度面對文學。在中文教學中，放下對絕對答案的執着，允許千百種感悟在課堂上自然生發，才是對古典文學最深情的致敬。

「詩詞的真正生命，不在於古人寫下了怎樣的標準答案，而在於千百年後，我們依然能在那千古不朽的字句裏，讀出自己的悲歡。詩無達詁，因為人生無定局。」

●籟澄 資深中學中文、中國歷史科老師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。教學經驗豐富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、中國歷史參考書。